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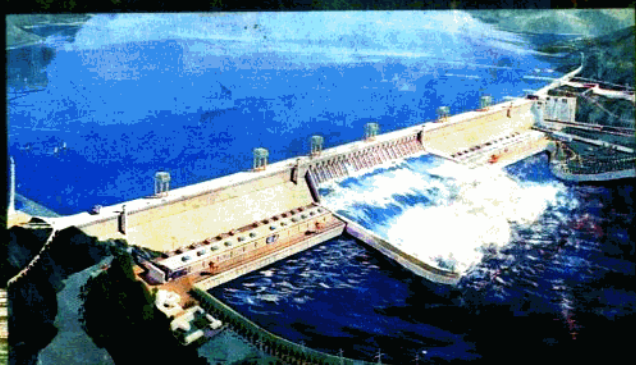
227395



1919 — 1992

三峡工程大纪实

王德胜 红 新 原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19—1992

三峡工程大纪实

程虹著
靳原



0446504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05号

三 峡 工 程 大 纪 实

程 虹 靳 原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汉阳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2插页 130 000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200

ISBN 7—5354—0607—6

I·531

定价：2.60元

内 容 提 要

三峡工程——中国最大的跨世纪工程。国人翘首，世界瞩目。

在梦想即将成为现实的时候，我们将这一重大工程决策经过的内幕，真实而全面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近一个世纪以来，几代伟人都梦萦三峡，魂系大江，希望能“截断巫山云雨”，造福子孙万代。可是，核大战的威胁，百万大移民的安置和后患，黄金水道断航的阴云，生态平衡的破坏和绝无仅有的三峡风光的保护，地震对亿万百姓的惊恐……令世人关注，令科学家烦恼，令决策者担心。

本书通过大量的，鲜为人知的背景材料，生动、真实地描述了为世人关心的这些热点问题，几十年激烈论争的真象；具体、细腻地展示了移民区、分洪区，乃至全国各阶层人士对三峡工程的不同心态，展示了三峡工程建成后的美好未来；从政治、经济、社会、战争等各方面，对三峡工程进行了全方位论述。

目 录

第一章 三峡，从远古走来	1
神秘世界的传奇	1
外国冒险家大角逐	4
先行者的惊世构想	9
铁蹄踏碎三峡梦	11
第二章 白浪滔天大洪水	15
开国大典下的阴影	15
毛泽东的心腹之患	18
恐惧袭向周恩来	21
洪水漩涡中的黄金梦	25
别无选择伤心泪	29
达摩克利斯之剑	30
凄风苦雨中的溃退	34
第三章 百万大移民	39
电波来自华盛顿	39
无解的方程式	42
红牌高悬在警戒线	45
千载难逢的富裕之道	50
旋转的贫困怪圈	53

苍白的营养过剩·····	57
决策者的锦囊妙计·····	62
亿万资金的诱惑·····	66
第四章 神女应无恙 ·····	71
神奇山水中的恋歌·····	71
俏丽容颜正在衰老·····	77
短兵相接再交锋·····	83
引人迷恋的国家公园·····	94
第五章 荒唐而悲壮的搏击 ·····	99
早产的畸形婴儿·····	99
“左”字大旗下的悲叹·····	104
斩断长江的决战·····	109
第六章 核战争恐怖下的三峡大坝 ·····	113
海湾战争炮火震三峡·····	113
溃坝后的浩劫·····	118
驱散大坝上空的战争阴影·····	123
第七章 一曲跨越国界的回响 ·····	130
大洋彼岸的旋风·····	130
硝烟弥漫在欧亚大陆·····	134
来自国际论坛的警告·····	140
古老民族的二重奏·····	145
第八章 艰难跋涉的决策历程 ·····	151
八九之春的冲击波·····	151
专机请柬反对派·····	154
垂涕之谏的政界老人·····	160

民主的深层挑战.....	165
第九章 三峡：走向二十一世纪.....	173
通向太平洋的金色走廊.....	173
富裕中的贫困.....	178
推进“T”型战略.....	183
我们的未来不是梦.....	187

第一章 三峡，从痛苦走来

神秘世界的传奇

在万里长江之上，没有哪一段江流能象三峡那样领尽风骚。千山万壑装点了它的壮丽，飞流惊涛显示出它的险峻，悠悠传说颂扬着它的神奇。当人们惊叹它那夺天地造化之功的奇山异水时，古往今来，最为常用的便是那个充满敬畏的描绘——鬼斧神工。当峡江的激流劈开群峰、穿越绝壁、恣肆奔腾的时候，在它的面前，任何人世间的伟力都曾经渺小得失去了意义。于是，在沧海桑田的浩漫岁月里，一部部征服治理三峡的悲壮历史，都只能是在神话和传说之中予以奇幻想象的抒写。

巫山十二峰的传说，至今还在民间广为流传。相传在远古的时期，天宫的云华瑶池里住着一位名叫瑶姬的姑娘，在她学得变化无穷的仙术之后，又将仙术传授给了自己的侍女侍臣。有一天，瑶姬带着他们腾云驾雾，飞过万水千山，来到了巫山上空。当时，有十二条蛟龙正在兴风作浪，让人间百姓不得安宁。

瑶姬在滚滚惊雷声中，将十二条蛟龙打了下去。但是，

蛟龙化作三峡的崇山峻岭，塞住了长江的水道。当著名的治水英雄大禹前来开道疏水时，她又派天兵天将前去相助，终于开通了三峡的河道，江水向东海奔流而去。

为了让大禹顺利地疏导千江万河，瑶姬打开了红玉箱，将一部秘不示人的黄绫宝卷送给了大禹。那是天仙的治水经图。为了峡江上来往行船的平安，她又招来天空的神鸟，在峡谷上飞翔引航。她在峰岩奇秀的巫山顶上眺望啊，眺望峡谷，多少年过去了，她便化成了纤丽俊俏的神女峰。还有她的侍女侍臣，也变成了望霞、翠屏、轻云、松峦、集仙、聚鹤、净日、上升、起云、栖凤、圣泉、登龙等峰，众星拱月一样地排列在她的周围。

这是一段意味深长的神话传说，当峡江风浪中的人们无能为力的时候，唯有满腔征服的愿望在峡谷中飘荡。而后便有了那么多三峡的奇峰巨石象神女峰一样，化成了征服者的群体和强大的阵容，在人们的梦境里构筑起平安祥和的屏障。

诚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闯荡过三峡的船工纤夫们，在“三峡水恶险滩稠，自古行船鬼见愁”的艰险航道上，谁不期待打开神女手中的红玉箱，得到那部黄绫宝卷中的治水经图呢？但是，伴着一个民族沉重蹒跚的步履，当实际的征服迟迟不能取代想象的征服时，那幅治水经图就一直只是虚妄中的期待。在这场过于漫长的期待中，三峡的老百姓为神女修建了凝真观，其间香火升腾，人们把寄托想象的场所打扮得格外精致，但在眼前这道长长的峡谷里，实实在在

的搏击却不能不是艰辛的，那里仿佛就只有连绵不尽的悲怆叹息，还有那时时都在上演的船毁人亡的惨剧。

从川江上游顺流而下的船只，在三峡的第一道关口——瞿塘峡西口的滟滪堆前，就开始步入吉凶难测的险途。据东汉李膺在《益州记》中所说，船民经过这里，不知该顺着哪股水流漂过去，总是心中犹豫不决，所以才命名为滟滪堆。唐朝诗人白居易途经那里，也曾惊叹：“见说瞿塘峡，斜横滟滪根，难于寻鸟道，险过上龙门。”一代代往返于此的船民，则更是在一首民谣中唱出了通往三峡的丛生险象：“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鳖，瞿塘行舟绝。”在这里，三峡的天险仅仅只是拉开了它的序幕。

来到西陵峡的青滩，有船工和纤夫们的凄凉号子：“打青滩来绞青滩，祷告山神也枉然。血汗累于船打坏，要过青滩难上难。”也有并不久远的历史记载：解放以前，这里每天几乎打烂木船四、五只，仅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二十年间，就有七艘轮船在这里遇难沉没。仅一九四七年民熙轮的翻沉，事后打捞的尸体就有一百多具。更有那青滩北岸堆积起的“白骨塔”，曾是年复一年的落水者横陈尸骨的地方。

再往下行又到崆岭滩，三峡的凶险到这里更是非同寻常：“青滩泄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来往至此的船只，逃不出鬼门关的实在是难以胜数。早在一百多年前，当宜昌港口被迫向外来入侵者开放的时候，西方冒险家们又对川江跃跃欲试。头一次试航川江的德国瑞生轮，在一位内河航行经验非常丰富的船长指挥下，颇为自信地去闯荡三峡。在崆岭滩的礁石急流之间，这位曾经穿越过尼罗河上游峡谷的船长，却在惊慌失措中稳不住阵脚，为三峡上的外轮翻沉首开

纪录，往后的十多年间，外国轮船再不敢到崆岭滩逞英雄冒险。

闯过了崆岭滩，出了西陵峡口的川江船工们，在庆幸之余，依旧是哀叹不已：“出了南津关，两眼泪不干，要想回四川，难于上青天。”正是这千难万险的三峡，在它抗拒人力征服的时候，人们便只能让辛酸的血泪流进峡谷，同时又让全部的梦想走进神话和传说。

不能说我们的古人没有尝试，他们也想把传说的梦想化为现实。早在十五、十六世纪左右，千里川江之上就站立起疏道打滩的百姓，他们开凿悬崖陡壁上的临江纤道，以火药引爆礁石，甚至开掘出火井中的水火（即天然气），用它烧裂爆除礁石。但在三峡的几大礁滩面前，他们最后却望而却步了。明代的治水官吏到了三峡，望江兴叹一番之后，便回到书斋，在地方志上做开了文章，他们收集了那些描述险滩行船的民谣，如：“滟滩大如牛，瞿塘不可留，滟滩大如象，瞿塘不可上。”又如，“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还有“自古川江不夜航”等等，凡此种种，便是他们有关三峡航道和滩流的粗浅知识了。在三峡的整治和征服史上，当我们民族的科学还不能为它揭开划时代的一页时，那个朝代的古人们又还能拥有些什么呢？

外国冒险家大角逐

就在历代的治水官吏收罗起一些三峡的民谣，却又面对那条水道一筹莫展的时候，恰恰就是在那同一时代的另一个半球上，科学带动的水上革命，却正在爆响惊天动地的声

音。虽然远隔大海重洋，我们这块古老的国土还是感受到了它的冲击。

十六世纪二十年代，麦哲伦的船队完成了环球大航行。所有的史书都特别要提醒后世的人们：这次航行证实了地球是球形的这一科学假说，在科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相隔六十年之后的1582年，那个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海上来到了中国，他走了一条与他的意大利前辈马可波罗不同的路线。早在十三世纪的下半叶，马可波罗从西域沙漠里跋涉而来，他向我们这个东方的国度献上了太多的赞叹和羡慕。从北国南下到了长江，他也只是限于惊叹那条江流的辽阔。当他把穿越这片国土的文字记载和描述带到欧洲时，确实让中古时代的欧洲人大开了一回眼界，并引发了他们对富饶东方的向往。到大海探险并抵达了美洲的哥伦布，远航之前就熟读了《马可波罗游记》。同样是读过这部游记的利玛窦，他在离马可波罗三百年之后再度前来，这一回就轮到让他让东方古国大开眼界了。

利玛窦在前往南京的途中，见到一条水域广阔的江流，他得知那条江的名字叫扬子，这位熟悉海洋的教士，挺自然地就想到“洋子”二字，并说眼前的大江就是海洋之子，在他的这个颇有意昧的误解里，却能找到长江未来命运的正确预示。在一个已经开始了的海洋大角逐的时代里，作为海洋之子的长江，又怎能回避海洋的动荡与冲击呢？来自于航海时代领风气之先的国度，利玛窦的自信已经远远不是马可波罗所能相比的了。他从南国启程北上，到了长江边上，他告诉朝野上下的中国人，在一个球形的地球上，长江流淌在北半球中国中部的温热带上，他标出了大致的经度和纬度。在当

时，要让一个与长江厮守了千百万年的民族，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圆球上去辨认母亲河的位置和流向，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拿它和利玛窦在北京的遭遇加以比照，或许有助于明白这个难题。

利玛窦初到北京时，自称从大西洋来。礼部尚书（当时负责文化教育和外交的最高官员）对皇帝说：“《会典》上只查到一个西洋琐里国，没有什么大西洋，不晓得是真是假。”

为了在天子脚下的京城获取一块平安生息的地方，利玛窦不得不反复进行地球形状的启蒙教育。可是，要让那帮自视甚高却又冥顽不灵的人承认自己的无知，那简直是件难乎其难的事情。《利玛窦中国札记》留有这样的记载：“中国人一直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由于有这个看法，所以当他们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地图时，发现他们的帝国并不在中央，而在最东的边缘，不禁有点迷惑不解。”当时甚至有许多人嘲笑利玛窦的无知，或者是咒骂他有意贬损中华帝国的至尊形象。利玛窦知道自己为此招惹来了麻烦和敌视，他在绘制世界地图时已经担心：“如果中国不是作为中心出现在地图上，却是仅仅在东方的某一处，占有一块并不算太大的地方，那么他会遭到中国人的反对，甚至于攻击。”于是，他尊重中国人的看法，在绘制用中文标注的《坤輿万国全图》时，特意作了精心的调整，尽量安排得使中华帝国多少还占据着中央的地位。长江也就自然被安排在那样一幅地图的中央横贯流过。

利玛窦作为一个文质彬彬的西方来客，为了不彻底打破一个东方民族的心理平衡，颇为聪明却也无可奈何。在他之后又过了两百多个年头，当不可一世的坚甲利炮逼进长江入

海口的时候，这一次的西方来客就再没有利玛窦的谦谦君子风度了，历史又恰恰选择了长江，让它成为一架巨型的天平，记录下一次次民族心理的重大倾斜，而三峡也曾是天平上一颗特殊的砝码。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门被英国的军舰和大炮打开了，紧接着在长江口又打响了震惊中外的扬子江战役。远隔重洋的恩格斯在观注这场战役时，敏锐地看到了长江对于中国的意义。他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说：扬子江战役“在于侵入横贯中国中部的大河长江，……夺取了这条重要水道就会置北京于死地，并逼迫清帝立即媾和”。果然，当这条长江动脉被英军掐住的时候，清政府的帝王将相便一下子瘫倒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就在他们软弱无力的手中签订。一条养育了民族文明的大河长江，最后又为这个文明的衰颓而背上了第一块耻辱的印记。

就在外国列强的军舰和商船进入长江口，而后再得寸进尺地向上游长驱直入的时候，我们的人民进行过自始至终的抵抗，镇江的炮台，宜昌的船港，万县的城廓，至今还能如泣如诉地诉说那浴血的悲壮。但是，在洋枪洋炮的护卫下，西方冒险家们还是把东方黄金梦很快地做到了西陵峡口的宜昌。在打通了汉口以下的航道之后，英、德、法等国就竞相垂涎天府之国的四川，一位英国商人说：“长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匹东方丝绸，它实在是够宽够长的，它的西头还系着一个美妙的瓷器，那就是有名的天府之国。可惜的是，上帝在三峡那儿缠了个死结。”为了解开这个死结，英国人差不多用去了四十年的时间。德国的商人却已是急不可耐，他们的轮船

率先向三峡试航。

进入西陵峡航行不久，德国瑞生轮的船长就有些稳不住阵脚了，虽然他是号称拥有内河航行的超人本领，并有过穿越尼罗河上游峡谷的骄傲历史，但要过那个被称为鬼门关的崆岭滩，他还是特地请来了当地的老船工领航。

崆岭滩内，一片林立交错的礁石，或突出于水面之上，或隐埋在涡流之下。船舶只能在密密麻麻的礁石群中插缝穿行，经过那里的船工，没有谁不是手心捏一把冷汗的。特别是江心有一块巨大的怪石，枯水时节，还可以看到上面刻有“对我来”三个大字，人们便把它称作“对我来”。它的周围乱流翻滚，浊浪汹涌，如果船舶想要绕开它行驶，反而要被它撞得船翻人亡。船工们用太多的性命换得了经验，他们精确地估算了这儿水流的回冲力，只有对准“对我来”驶去，才能借助水势轻轻拨开船头，平安地避开潜伏在左右两侧的大小礁石。

瑞生轮来到滩前，船长被从未见过的奇险吓得惊慌失措，领航的船工要舵手操舵朝“对我来”驶去，这惹得德船长大怒，以为船工要舍命毁船，一把将他推开，然后亲自操舵，打算避开那块“对我来”的巨石行驶，船工惊叫一声：“这船要翻，大家逃命吧。”话音未落，瑞生轮旋即撞碎翻沉。

1898年，一位英国商人的平底小火轮终于走通了三峡，它就是首次驶进重庆的“利川号”轮船。从那以后，英、美、法、俄、德、日等国的炮舰商船，便很快蜂拥而来。

先行者的惊世构想

1918年，在革命活动中受到再次挫折的孙中山，从广州来到了上海。在黄浦江畔，他看到悬挂着“米字”旗的、“星条”旗的、“太阳”旗的……外国商船兵舰在长江口上恣肆随意地进进出出，炫耀着列强帝国十足的霸道和威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国再一次遭受了巨大的屈辱，国内则是军阀混战割据，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如此的时局和危难，他孙中山的回天之力又在何处呢？一声苍凉的叹息，孤愤和痛楚掠过了他的心头。

孙中山先生回到幽静的寓所，在渐渐远离了往日的戎马倥偬之后，从前的成败兴衰，就常常浮现在他的脑际。他奋笔疾书道：“然七年以来，犹未睹建设事业之进行，而国事则日形纠纷，人民则日增痛苦。午夜思维，不禁痛心疾首。”为了革命的大旗能够真正具有感召力，他所能做的就是为国民展现富强之路的前景。于是，他坐到了书桌前，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诸家理论，到空想社会主义革命的种种畅想，再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都有过广泛的涉猎。黄浦江的景象时时在震荡着他的心。他也渐渐看清了一条未来的道路，要让一个衰弱的民族变得强大起来，必须从民族的强盛实业开始起步。

在他绘制的我们民族第一幅现代化工业蓝图上，长江就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个部分。从长江入海口的东方大港计划，一直到三峡水利资源的开发，他亲手绘出了大幅治江规划图，那一笔一字的勾画标注，潜含了他的多少梦想和忧

愤。因为，当万里长江映入他的眼帘时，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他只有无从诉说的辛酸和痛心。

他首先要面对的是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从上海到重庆的沿江大中城市，都已向外国列强开放，就连沿江的海关也遭到列强的垄断。英国人以兵舰开路，绘出了最早的一幅长江航道测图，法国人也不甘示弱，远远地跑到宜宾以上，绘出了金沙江的航道图。在外国列强只有一个掠夺性的目的时，他们对长江的全部兴趣，便是让它怎样更好地成为流金淌银的运输工具。

在规划图上，中山先生以中英文标注，他把大小港口的建设蓝图展示给了世界，遥望三峡，他的气魄更为宏大。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的第二计划中，就“改良现成水路及运河”的问题，他谈了关于三峡的头一个设想：“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之低地。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

1924年8月的广州，城市上空的燥热空气中，又弥漫起浓重的火药味，孙中山正置身于一触即发的爆炸性中心。八月十七日，他依然镇定自若，一如既往地到了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的会堂，继续他从春季开始的系列演说，他从中国南方水资源的开发，讲到未来工业的电力需求，而三峡水资源的巨大蕴藏，则更是让他如数家珍，讲得兴致勃勃：

“象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三千余万匹马力的电力，象这样的电力，比现在各国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